

·有滋有味·

东岳村,你好

张柯

国庆假期,我决定沿着习总书记走过的地方再来感受一下。

一路上,整齐干净的柏油路纵深到山里的每个角落,绿色覆盖的民居现代感十足。车子行驶在林木掩映的公路上,每过一段距离,都有路牌指引。哪怕是偏远地区,公路两边亦会看到有间隔的环保分类箱和环卫工人的身影。

这里的从前曾是林密路闭,出行全靠步行,村民们的日子原始而贫瘠。曾几何时,眼前的村落山地,处处透着新时代的富裕安宁。

深秋季节的天空,朵朵白云浮在纯净的蓝色天空上,更是映衬的山青水绿,和一栋栋新建的青瓦白墙的仿徽派建筑,构成一副具有现代生活气息的中国新农村景观。

此时,漫山的油茶果已是硕果累累,这里是油茶的产地,展厅中有各种价格种类的油茶、蜂蜜可供选择。油茶具有软化血管和抗氧化等很多作用,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既能食用又可口服的食品。因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使得这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。

一个土特产店的老板正在自己店里给游客介绍光山十宝。墙上的电视屏幕上循环播放着习总书记停留这里的画面。他指着其中的一侧,说那个人就是自己。从

他的语气可以感受到那份浓浓的自豪,那一刻也许是他这一生中足以傲娇的高光时刻。

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坐下来,并用玲珑小巧的茶杯给我们斟茶,淡绿色的茶汤荡漾在玻璃茶具中,清新诱人。

他说这是自己的茶园种植的茶,明年谷雨时节,请大家来我的茶园看看、尝尝新茶。

光山十宝中,我尤其钟爱糍粑。或许是因为那份怀念吧,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儿时打糍粑的场景。

提前泡好糯米放大蒸笼里蒸熟,然后倒进地窖,由村里的男人们抡起大木锤,不停捶打,直到所有的颗粒锤成糜烂状成团,然后放在早就准备好的大面板上,上面已经铺好一层豆粉了,再用大擀面杖推平成大薄块,凉至切成小块就好了。

因这是一项集体运动,所以大人们虽有劳累,但氛围是热烈的。看着守在周围的馋嘴孩子,大人们会揪一团蒸熟的糯米团儿给我们吃,糯米粘牙,快乐更是无限绵长!

老板说现在的糯米刚进仓,还得几次阳光的晾晒才可以。我有点感慨于现在的糍粑早没有原来的味儿了。那时候的糍粑可以油炸、油煎、烤、还可以扔进稀饭锅里煮……无论怎样做,糍粑都

可以像拉面一样韧劲十足,而现在市面上的糍粑已经不起任何一种吃法了。

老板边点头边微笑,听完我的话之后,他说自己店里的每一样产品都经得起考验。他说自己做这些目的纯粹是为给留守在家的老弱妇孺一个就业机会,让她们有个自我价值体现,闲暇时不再沉迷于赌场,同时也是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呢。

再来到一旁一楼的民俗大厅,我竟然发现了很多保持相当完好的民间物品——旱船、戏服,凤冠……这些都是小时候过年前后经常能见到的物品!

小时候年味儿的浓烈离不开一些乡村文化的渲染衬托,比如踩高跷、舞狮子、大头娃娃……旱船是最原始的乡土艺术了,有唱有舞,歌谣或已失传,而那些玩旱船的人大多也已作古,偶尔在街头还能见到几个老人唱地墩戏,唱腔虽类似,但又有许多不同。

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烙印和怀旧情感,只不过在这里有些被实质而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而已,甚是欣慰。

站在马路上,看着这美丽安宁的乡村民俗风景和深秋的田野,灿烂的阳光普照在大地的每一个角落,收割之后的田野空旷而沉静,似乎在默默酝酿着来年的又一次辉煌……

·诗品时空·

诉

王建

在六尺对开的宣纸上
用隔夜的宿墨勾勒渲染
淡淡的虚无
云林子门前的桐树洗了又洗
铮明瓦亮的香炉
紫烟缭绕
房檐下的风铃声像极了
你腰间玉佩琮璐渐走渐远的伶仃

田垄上最后一点黄绿色的茅草
墙角边最后绽开一缕清香的兰花
池塘里最后一朵凋谢的荷
远处田野里秸秆呆呆的杵着
都在等什么呢?
看似一片金黄猩红艳紫枫红
鲜艳热闹非凡
听,松树低吟浅唱
干枯褶皱的纹里淌出
无法诉说的泪

洗净一方端砚
水中的墨忽聚忽散
纵使秋实累累、折桂香远
人间哪有十分圆满?
看,闪烁隐隐微光
碎啾啾,多少蛩声
流萤飞星都随烟波去了
唯有孤雁低鸣
其实懂你的,除了秋
还有我一人

七绝·琴棋书画

徐生力

琴

黄河横断落幽烟,壶口惊雷瀑布连。
万古知音最难觅,桃花与李化春泉。

棋

不觉时光入夜阑,纵横银汉布奇观。
长征一指蟾宫上,北斗神舟落玉盘。

书

高山坠石草惊蛇,千里阵云锥画沙。
世道天公多抖擞,莫言椽笔谬涂鸦。

画

墨色雷然白石皱,枝头可染尽成春,
凡高浮世东洋绘,岂料龙乡是画神。

英烈颂

——志愿军人朝作战纪念日怀族叔

金亦兵

族叔如虎曰国忠,入朝杀敌霜刃红。
爱妻鏖父治军米,勇士铁血报战功。
家谱列名光来者,异域埋骨沃劲松。
《国殇》歌罢思毅魄,炎黄子孙展雄风。

·朝花夕拾·

母亲和小油灯

殷雪林

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,相信很多人儿时家里都有过用小油灯照亮黑夜的经历。岁月深处,一抹暗淡微弱的昏黄,是我们那一代人抹不去的记忆。

小时候,供电很不正常,家住县城南郊,那条老街经常停电。天一擦黑就断电,等你一觉醒来在凌晨或黎明的时候,电却来了。时间久了,家家就习惯备一盏盏油灯来照明。

油灯有好多种。一些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会去商店买马灯和罩灯。这种带玻璃罩的油灯体积较大,看上去体面气派,还怕风吹。虽说耗油,但特别管用,放在高处,将屋子照得通亮。清贫的家庭都是自制油灯,小巧而简便,却很实用。我家的几盏小油灯都是我母亲亲手做的。制作油灯很简单,找一些用过的墨水瓶或废旧的小药瓶,再去街口的小商店买几只灯头,将灯芯穿进灯头和铁管,然后盖在装满煤油的小瓶口上,一盏小油灯就做好了。夜里,划一根火柴,点亮灯芯,一盏小油灯焕发出一片昏黄温馨的光,让一个家庭充满着温暖、洋溢着幸福。

不过在我的脑海里,有关小

油灯的记忆都是苦涩的。

那时我家很困难,一家7口就靠父亲1人挣工资,1分钱掰两半也是不够用的。怕费油,多点只或灯多点都会受母亲限制。夜里我们一般不待在家里,和许多家庭的孩子一样去月亮地里玩。要是遇上雨雪天就只能待在家里了,小油灯就会一直亮着。偶尔闲下来,她会为我们讲一些民间传说,天仙配,牛郎织女,白蛇传等,讲得有滋有味,听得乐而忘忧。这时母亲会忘记时间,就不再催促我们睡觉了。但大多时候,她只是草草讲上一段就着急干活去了。等我们睡下,她就会拨暗灯光,拿出针线筐,不顾白天的劳累,开始为我们缝补衣服、做鞋子。每年秋天我们兄弟姐妹的棉衣也全靠她一人手工缝制。母亲白天还要去工地打零工,为赶冬天之前将棉衣做好,天天熬夜到很晚。夜里睡醒,迷迷糊糊地就会看见母亲在如豆的灯光下静静地穿针走线。有时见她拿起剪刀剪去灯花,有时看她困得揉揉眼睛,打个哈欠,然后又拿起针线……

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,家里还会经常停电,因而一直备着小油灯。一天,天蒙蒙亮母亲就叫

醒了我,然后将小油灯放在床头一块木板上,就做早饭去了。我坐在被窝里看书,由于醒得太早、犯困,头磕到木板上,将小油灯碰翻滚落到被子上。被子烧了一个大窟窿,母亲虽然痛惜地狠狠责备我一番,但白天还是抽空去买来棉花、扯块布,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可替换,她怕她的儿子夜晚挨冻。

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,我们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,经济发展了,人们的日子开始好起来。供电也趋于正常,照明已不是问题。夜晚每家都亮堂堂的,小油灯再也用不上了。我们都长大了,母亲也老了,不再需要她的缝缝补补,可母亲的窗台上却一直保留着几盏废弃的小油灯。每当看到母亲收藏的小油灯,就会忍不住想起酸楚的童年、清贫的时代和母亲昏黄灯光下的含辛茹苦。

母亲早早地花了眼睛,视力低下,老年时背驼得厉害,时常喊疼,这都是在油灯下长期劳作造成的。现在,母亲已不在人世,每每忆起油灯下辛苦缝补的身影,总会让我眼眶湿润。那幽暗恍惚的身影和昏黄的灯光都被母亲一针一针地绣在了时光里,也绣进了我的记忆深处。